



侯士庭 / 著 陈恩明 / 译

James M. Houston

美好品格塑造

CHRISTIAN CHARACTER FORMATION

美好品格塑造

侯士庭博士的属灵神学观点，代表整全的属灵进路，他依从早期教父的方法，将神学当作一种经历神的体验性知识。在这方面，他超越了宗教改革家们的信条神学和实践神学的二分法，同时也避免了灵恩神学的局限性。

——赵天恩

侯士庭生长于基督教家庭，父母曾在西班牙宣教多年。他有敏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胸襟、毫不隐藏的诚实、深厚的爱和温柔的灵性生命。他是一位可亲、有智慧、有生命内涵的人。举手投足都反映出他愿意与神亲近及敏感生命的质素。

——陈荣燦

在本书中侯士庭认为，品格的塑造是每个基督徒追寻灵命更新的过程中都应该关注的课题。他将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带到实践的层次，并且将一些古典名著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期盼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其中的深意。

在基督里经历这种借圣灵能力而来的神圣改造，从而使基督徒成长，形成更成熟的品格，这是本书的基本主题。





侯士庭 / 著 陈恩明 / 译

James M. Houston

美好品格的塑造

CHRISTIAN CHARACTER FORM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Christian Character Form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Taiwan under the title
基督徒品格之塑造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0 by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licensed from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目 录

第 1 章 个人气质与灵命更新	007
第 2 章 基督化的品格塑造	031
第 3 章 良心省察	055
第 4 章 培育爱的情操	075
第 5 章 健全属灵生命的操练	097
第 6 章 追求圣洁的生活	125
附 录 探索孤独的荒原大陆	147

第1章

个人气质与灵命更新

今天，世界上关于“人的品格”这个主题，仍然有相当大的分歧。某些思想流派坚持，只要人能追随本流派的主张，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思想流派认为人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得到更新的。圣经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圣经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 5:17）作为基督教福音派的信徒，我们很重视“重生”，也深知“老我”仍存在。当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罗 7:19）他无疑是站在已经重生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因为他处在挣扎中，渴望看到生命更新的印记。

思想、情感、行为的整全性

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基督徒，对福音的认识各有

其独特的一面。曾有一位美国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为什么福音在不同文化中，都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他的解释是：“因为对威尔士人而言，他们可以为福音而歌颂；对爱尔兰人而言，他们可以为福音而抗争；对苏格兰人而言，福音是免费的；对英格兰人而言，福音是彬彬有礼的表现；对美国人而言，则是他们能将福音包装并连本带利地收回。”福音在各地所引发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是与“气质”有关联的，不同气质的人对信仰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了解“品格”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之前，应先了解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各种自我经验并不是分割的。也许我们会说人有灵、魂、体，但通常不会把这三者分得很清楚，就像虽然知道自己有想象力、有感受、有意向，却不会把每一样东西都很清楚地分出来。或许在研究思想时会尝试去分辨，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这样做的。英格兰人，特别是所谓的“大丈夫”，常常会压抑自己的感情；北美的男士也是这样。因为，西方人的确有重视“思想”多于“情感”的趋势。保罗曾说，要使人的心思意念完全归服在基督之下，也就是要将人的心思意念夺回，使每一个意念都与神有关联（参林后10:5）。

加尔文在《〈诗篇〉注释》的序言中说道，他和诗人大卫有很大的分别。大卫无时无刻不将所有的情感在神面前尽情流露，而加尔文本人只是在某些时刻向神透露他某

方面的情感。我们知道加尔文性格内向、含蓄，所以可以体会他的说法。事实上，很多人白白受苦的原因，就是由于不知道情感与信仰有何关系，而太过压抑自己的情感，甚至有时候会显得不知所措，以为借着压抑就可以控制情感。其实压抑等于弃权，弃权后根本没办法再去控制潜伏在人心里的种种情绪反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某人自称相当注重家居整洁，为了达到目的，他把所有的脏衣服都藏在阁楼上。但有一天，一位修理水电的工人或其他工匠到了他的“藏珍阁”，忽然间，把置于阁楼上的所有脏衣服都往下扔，并全落在这位友人的头上。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兄根本不懂什么是“整理”。

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有可能导致精神崩溃。当我们潜意识内的压抑忽然浮现出来时，我们根本没有方法去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若我们对所信的神认真，就必须针对自己的思想（即从自己情感的角度）来处理，让我们真的将所有的意念尽都归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没有把握，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的道理没有丰丰富富地住在我门里面；也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将心思意念深刻地沉浸在神的话语中。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只使用了大脑的百分之十，未被发现和利用的意识部分竟占百分之九十，而这些我们所不知的绝大部分意识，却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行为。

我们需要注意，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行为”是占绝

大部分的；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们通常以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与“思想”相关的。在此，我并非轻视思想对信仰的重要性，因为使徒也说，要时常为心中盼望的缘由作解释及回答（参彼前3:15）。

初代教会面对整个希腊思想冲击的时候，也是福音向有史以来人们所知道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力量发出挑战。今天，在基督教信仰的意识、目标等方面，仍然需要有分量的思想，可以挑战现代意识形态、哲学等。话虽如此，其实基督教信仰影响人的行为多于个人的理念，因为基督教信仰是全人信仰，影响着人生活中的每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生活、为人都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如果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貌似很有思想的人而故意压抑自己的情感，这种做法反而反映出我们并非真正懂得思想。过去我在牛津大学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享誉国际的学者，其中有几位在身心方面的发展算是相当平衡，而其他大部分的学者却显得不平衡，他们的头脑非常发达，待人接物却非常幼稚。

所以，要讲求平衡、全面，我们就需要善于运用整个人的各种功能。作为一个基督徒还需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都是清楚的。由于看事物的角度有时会受某些环境因素的控制，因此我们是以选择性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事物。这么说来，我们在领悟、解释事物时也是有选择性的。事实上，只有当我们能反省时，我们才会有所领悟。

举例来说，当你正堕入爱河时，不管天空是否乌云密布，你都会觉得每天阳光灿烂；一旦失恋，就算天气风和日丽，你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身陷风暴。从这个例子来看，人的情感是会影响自己的领悟力的。不过，更重要的不只是我们能堕入爱河，而是我们要时常爱我们的神，接受这个爱而去影响整个人生对事物的领悟力，甚至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能如此。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信中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这是何等高度的乐观主义！其实，不是乐观主义使保罗能够这样说，而是基督的爱使保罗对周围事物的领悟有所不同。在自然的境况下也是一样，是神自己影响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有永恒、有永生，我们就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对事物的领悟力也有不同的观点，就不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看待事物。当基督的爱占据我们整个人时，我们看事物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内心缺乏安全感时，就会很计较别人是如何看我们。这种自卑感或强烈的自我意识，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在新约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更新的大能，而其中一个用来表示福音更新大能的重要词汇就是“确据”。这个词汇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城邦兴起时，希腊人因民主制度兴起而产生的。因为城邦的兴起，使得城市内的居民有权利公开宣布投票对象是谁；他们有言论自由，在政治上有公开的发言权，可以表达他们喜欢谁来统治他们。

当耶稣受审时，我们看见那位曾因自己品德上的脆弱而背弃耶稣的彼得，以及其他因恐惧而四散奔逃的使徒；但这些人在后来都能起来“放胆”讲道，这是因为他们有了内在的确据，于是就有了更新的行为，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胆量。保罗曾自豪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罗1:16）我们知道当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时，是表明自己不再没有胆量，因为心中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把握和确据。

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参来4:16）。过去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祭牲的血，才敢于来到神面前；如今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从圣灵而来的内心确据，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为人有何等大的影响，使我们能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因为我们知道，在自己的软弱中可以看到神的刚强；同时也意识到，神已将新的把握及确据赐给我们了。

假如我们在祷告生活中没有把握，或在日常生活中对神的同在缺乏强烈的自信，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没有经历到圣灵所赐的把握；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生活中的文化、思想及价值观念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现代人是通过你的做事、表现，来决定你是怎样的人，因此，通常我们与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从事哪一行业的？”

一个人的身份如何，似乎取决于他的工作。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人的身份并非凭他的职业或表现来决定，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与基督相连的。保罗超过一百七十次提到“在主里”、“在耶稣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在重复又重复的词语中，都让我们看到当中奇妙的关系。

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提到有两种房子的差别：一种房子是建筑在沙土上，另一种是建筑在磐石上。外在的行动并不代表完善，内在品格的基础才是更重要的。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若只是凭个人的表现来决定，那么就好像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唯有根基全然立在基督里，才像是把房子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这反映出拥有内在的资源，才能使我们有丰盛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前书》2:12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认识气质中的弱点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品格建造的根基，也要了解气质对我们的影响。气质（temperament）和人格（personality）是有分别的。气质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稳定的个性在人行为上的表现（属灵的特性与身体的特

征也是相关联的），所以有些人性子急，有些人则慢条斯理。我们信主后，最困难的是个性在基督里的更新，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们还有人格，也就是人的身份、与生俱来的一大串不同的人际关系等，而这种人格是由我们与父母、兄弟、朋友或其他人物接触时所作的反应来构成的。当反省自己与人交往时，难免会发现自己已是“遍体鳞伤”。按《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说，人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因父母的不完美，所以我们在家庭关系中会感到受创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情感方面的医治。

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许多时候却受限于我们的本性，重生后继续以自己的天生气质及过去的人格来侍奉神。在以个人主义挂帅的现代社会中，可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多，如果一个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未被更新的世俗化行为，往往会使基督的福音及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我们必须思考气质对我们的影响。

公元前四百年，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hios，公元前460—前377)将人的气质分为四类：多血质(Sanguine)、胆汁质(Choleric)、抑郁质(Melancholy)和黏液质(Phlegmatic)。他认为这四种气质依次由心、肝、肺、肾四种器官分泌的体液造成。对他来说，这些名称分别代表的是有生气的、活跃的、忧郁的和冷漠的气质。公元二世纪时，一位古罗马医生兼作家盖

伦（Claudius Galen, 130 – 200）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进一步发挥。但盖伦不接受希波克拉底以消极的态度看待气质，因希氏认为每一种气质都是不好的，盖伦认为这些气质没什么不好，并进一步巩固了气质的分类。近代有一位德国医学家更是将气质与体型拉上关系，当作是体型分类，但这种理论始终不为人接受。

二十世纪初，荣格（Carl Jung, 1875 – 1961）在 1913 年研究人不同的气质，1923 年他将用德文写成的著名文章译成英文，他对“人的本质”心理分析的理论给予了现代人许多启示。荣格除了提出气质的优点外，为现代人带来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每个人的本性里都有阴暗的一面，但这软弱、阴暗的一面，反而具有更大的潜力。所以，当我们发觉自己的弱点时，反而可借这个弱点来改变自己，使我们的弱点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优点，从软弱中发展出更大的潜力。荣格的父亲是路德会的牧师，他本人应该对基督教信仰多少有些认识，可惜终其一生，他竟不知道保罗早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含义：“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 12:10）在我个人的信仰生活中，自己最有能力彰显福音的时候，常常是情感或心灵上的最大弱点被神更新及改变的时候。

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心路历程不同，有时我们会自大地以为自己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人心路历程的“向导”，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相信，在彼此引导的过程中，有一通则

可以使用，就是辨认出情感中最弱之处，而使这弱点成为我们心路历程的指南针。

讲到这里，我以个人的例子来作说明。我生长在宣教士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极有热诚、满有信心的人，当他在西班牙宣教时，并没有依赖任何差会的供应，而是真正倚靠信心来生活。银行账户里经常没有存款，家里也没有饭吃，但父亲相信神在过去借着乌鸦养活以利亚，他必然也会供应我们一家人。后来，六十岁的父亲退休了，本该离开宣教工场回到苏格兰家乡养老，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跑去学德文，因为他想要让当时的德国人警觉到希特勒的危险性。希特勒崛起的八年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去警告那些德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对父亲的崇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道德上的仰慕，也可能变成自我道德上的瘫痪。父亲能够做到的，我这个做儿子的反而不会做或做不到。因此，我变成一个胆小的人，害怕冒险，没有父亲那般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认为弱点可以成为心路历程的指南针时，也就是表示在越弱的地方，越需要接受挑战；人在软弱时，反而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于是，我接受离开牛津大学的挑战（那里是一个可以让我再服务十年，而样样都很好的“金饭碗”），毅然决定去了温哥华。在温哥华没有金钱、没有前途的情况下，我创办了一所还没有学生的学校——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第一年只有六位

老师及四位学生。当时有些基督徒不理解我的做法，他们认为将一间已有迹象显示快要结束、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学校称为基督教学校，实在是妄称耶和华的名。

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有时要经过一个黑暗的隧道，引发一个与生俱来的恐惧，使我们赤裸裸地面对人性最大的弱点。当我们在隧道中看到一点曙光时，却惊觉这不是一点曙光，而是车头灯的光，是一列火车向我们冲来，这景象真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当我们离开隧道时，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你可能发觉正从大峡谷跳下，却没有降落伞，而你却说：“主啊，我跳下去必死，但我仍然相信你。”这就是我所说，按着我们性格的弱点来作指引的意思。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大多数人与神的关系，就如车的引擎，两个转轮中间有一条带拖引着，但有时候带也会脱掉。许多时候，神的恩典似乎与我们没有关系，一旦有需要时，他的恩典却补足了我们的需要，结果这作用会更新我们的人格及内心，使我们能看到在侍奉中的错误，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发挥潜能，是要做得最好的，做得最多的。但是，我认为当一个人尽量运用自己天生的才干时，反而是陷入实践性的无神论；因为你很能干，便觉得不需要神，这是自然而然的心态。当一个人被要求做那不可能靠自己力量做的工作时，在那一刻才会觉得自己是需要神。在我很脆弱、很